以法國童話為翻譯範例詮釋中法文化的差異

袁平育*

摘　要

文化代表著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它的生活方式。小從衣食住行，大到風俗習慣、行為規矩、價值理念等，都涵容在其中。不同的文化背景表現出不同的思想邏輯，不同的思想邏輯又呈現出不同的語言文字。所以說，語言是文化的產物。

即使是同樣的語言，在不同的國家也會因文化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風貌。譬如說法語，加拿大法語和法國法語就有所不同。加拿大人說：S’ennuyer comme un crapeau〈厭煩得像(看到)癩蛤蟆〉，而法國人說：S’ennuyer comme un rat mort〈厭煩得像(看到)死老鼠〉。這兩句用語上的差異，說明了加拿大人和法國人對某些動物有不同的評價。加拿大人對癩蝦蟆沒有好感，而法國人由於以前歐洲流行過黑死病，對死老鼠有負面的評價。

如果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內在美，那麼，語文就是它傳遞內在思維的工具。透過翻譯，不但可以將他國的語文解碼成本國語文，更可以經由文字中傳遞的訊息，促進我們對該國文化的認知。因此，翻譯是拉大文化視窗的有效途徑。

舉一個教學上的例子。有一次筆者教授法國人寫的一篇中國童話，為了傳達一種異國情調，法國人用中國有名的水果「荔枝」來稱呼故事中的女孩，學生聽了當場哄堂大笑。因為在中國人的習慣中，是沒有人會用水果的名字來叫自己的掌上明珠的，而法國人則剛好相反。他們會用水果的名字來叫自己的愛女，如用「香李」、「小甜橘」、「蘋果」、「櫻桃」、「覆盆子」等可愛甜美的水果，或用「百合」、「丁香」、「小雛菊」等清雅的花名，來替自己的女兒命名。對男孩則用高大

* 文化大學法文系

的樹名稱呼，如「橄欖樹」、「覆盆子樹」等等。至於愛人間，更是喜歡用動物來相稱，譬如說男人暱稱女伴為「我的小母鹿」，女人暱稱男伴為「我的鴨子」、「我的兔子」等。這些稱呼說明法國文化中對植物、動物具有的正面評價。

法國人對龍、對天鵝、對蝙蝠、對貓頭鷹的觀念也與中國人迥然不同。本文將以社會語言學的角度，透過法國童話的翻譯，研究不同語言所傳遞的文化訊息，並歸納比較，探討中法文化間的差異。相信與異國文化的對照，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並汲取對方文化的優點，進而培育出符合現代潮流、中西兼具的國際視野。

關鍵字：法國童話、法國文化、文化差異、龍、天鵝、蝙蝠、貓頭鷹

French and Chi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seen in the Translation of French Fairy Tales

Yuan, Ping-Yu*

Abstract

Culture represents how an ethnic group sees the world and its ways of life. It contains small details like clothes, food, habit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customs, behaviors and values.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give rise to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and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give rise to different languages. So people say that language is the product of culture, and the carrier of culture.

Even the same languages would appear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ecaus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Canadian French and French French are quite different. Canadians would say *s'ennuyer comme un crapeau* (bored like a toad), while French people would say *s'ennuyer comme un rat mort* (bored like a dead rat). The syntagmatic differences of these two expressions show how Canadian and French people evaluate some animals: Canadians don't feel comfortable with toads, while rats have somehow a negative connotation for French people because Europe suffered plagues in the past.

If culture is deep-rooted values of one ethnic group, then the language would be an important way to transfer thoughts and messages. By way of translation, we can not only « decipher » another country's language into ours, but als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ntry's culture. We can say that translation is an efficient way to enlarge cultural visions.

* Department of French and Literature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ke one example in class. Once we gave a lesson on a Chinese fairy tale written by a French writer. The French used the name of a quite famous Chinese fruit, litchi, to name the girl in the story.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burst out laughing, because in the usage of Chinese language, nobody would name his daughter after a fruit, but the French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like to use flowers' or fruits' names for their loving daughters, for example the lovely fruits like "mirabelle", "clementine", "apple", "cherry" or "raspberry", or they may also use graceful flowers' names. Lovers are more likely to call each other by animals' names; for example men like to call their companion *ma biche* (my doe), and women call theirs *mon canard* (my duck), *mon lapin* (my rabbit), etc. These examples show how French culture show plants or animals in a positive light.

Also French and Chinese people hav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bout notions like the dragon, swan, owl, and bat. So,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some translations of French fairy tales, also with a socio-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our research aims to study the cultural messages transferred or seen in linguistic phenoma, to induce or compare French and Chi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We believe that comparison with a foreign culture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own culture, learn the merits of other cultures and finally develop an overall vision which will go with both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ain streams.

Key words: French fairy tales, French culture, cultural differences, dragon, swan, owl, bat.

1. 翻譯擴大文化視窗

語言是人類溝通的工具，由於年齡、性別、生活環境的不同，人們會用不同的辭彙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但在表達方式上則會遵循同樣的語法規則。這些語法規則是一個民族長期沿襲下來的表達習慣，也是該民族意識型態和思維模式的反映。如果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內在美，那麼，語言就是傳遞內在美的媒介，研究一國民族文化，語言是不能忽略的訊息。而唯有透過翻譯工作，才能將他國語文解碼成本國語文，並由文字中傳遞的訊息，促進我們對他國文化的認知。如果現實生活中不能實地與外國人溝通交際，翻譯是拉大文化視窗的有效途徑。

2. 童話的文化使命：反映文化內涵

在民間流傳的敘述文體中，童話的研究向來受到廣泛的重視。顧名思義，童話是兒童文學，是大人講給小孩子聽的，常用來消遣及娛樂。但不可否認的，它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它的情節看似單純，但它的內容其實是建構於生活中的夢想，透過想像的人物，反映出文化薰陶下的人性心理。研究一國的童話故事，其實是解析該國文化意涵的良方。

本文將以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探討法國童話中的文化意象及文化內容，並以文化詮釋的角度，比較中法文化的共通性和相異性。

本文中分析的童話故事，取材自法國 ALP 公司出版的「我的故事（Mes histoires à moi）」童話系列，該公司在法國、比利時、瑞士、加拿大行銷童話故事，講述的內容涵蓋法國及世界各國民間故事。這些故事由法國人口中說出來，透露出濃厚的法國風味。

3. 文化意象的差別

在我們討論中法文化意象的差別之前，我們先解釋一下什麼是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出現在人類的語言和文藝作品中，代表著一個民族看待外界事物的觀點。有些文化意象與該民族的傳統、神話和歷史有關，它們像是一種心靈符號，有固定的含義，只要一提到它們，交談時很容易心領神會，達到思想的溝通。下面我們來看看一些文化意象的表現方式：

（一） 植物：如中國的梅（代表堅忍）、蘭（代表君子）、牡丹（代表富貴）。歐美的玫瑰（代表愛情）、百合（代表王室）、水仙（代表自戀）等。

（二） 飛禽走獸：如中國的喜鵲（象徵好事）、龍（象徵尊貴）；歐美的狐狸（代表狡猾）等。

（三） 某些詞語或諺語也有特定的含義：如「愛屋及烏（Qui aime Martin, aime son chien）」、「有其父必有其子（Tel père, tel fils）」等。

不同的民族有其獨特的文化內涵。代表文化的意象當然也會不同；如駱駝在阿拉伯民族中是耐力的象徵；乳牛在埃及是神聖的象徵、大象在印度和泰國是吉祥的象徵，而牛在中國是勤勞的象徵。

即使說的是同樣的語言，不同的國家也會因文化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文化意象。譬如說法語，加拿大法語和法國法語就有所不同。加拿大人說：S’ennuyer comme un crapeau（厭煩得像(看到)癩蛤蟆），而法國人說：S’ennuyer comme un rat mort（厭煩得像(看到)死老鼠）。這兩句用語上的差異，正說明了加拿大人與法國人對某些動物有不同的評價。加拿大人對癩蝦蟆沒有好感，而法國人由於以前歐洲流行過黑死病，對死老鼠有負面的評價。

不過，也有一些意象為某些民族所共有，卻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甚

至是截然相反的概念。現在我們來看看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4. 中西方的「龍」

在中西文化中，都有「龍」這個意象。在中國，龍是吉祥的象徵。它是我們炎黃子孫的代表。許多尊貴的詞彙都與龍有關，如「龍子龍女」、「龍顏（帝王的相貌）」、「龍袍（皇帝的衣服）」、「龍穴（陰宅吉地）」、「龍頭（首領）」、「龍宮（皇宮）」、「真龍天子（皇帝）」、「龍肝鳳髓（奇珍美味）」、「龍飛鳳舞（書法優美）」等。而在沿海漁民的生活中，龍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漁民信奉的「造船定龍筋」、「船上扯龍旗」，都是龍的文化意象在生活中的反映。

在中國民間故事裡，龍有暴虐的、有善良的，但多半以後者為多。而在西方文化裡，龍卻是一個凶殘暴虐的可怕象徵。一些描寫聖徒英雄的傳說都談到龍這種怪物，如希臘神話中海克力斯（Hercules）殺死看守黃金蘋果樹的拉敦龍（Ladon）；亞哥（Argonautes）與龍戰鬥，偷了由龍看守的金羊毛（La Toison d’or）。舊約中的龍有腮有鱗，有衝波之足，多用來指旱蛇、海中的怪物或河中的鱷魚。新約之龍，是舊約的毒蛇或魔鬼，是壓迫教會與上帝之國的敵對。

由此看來，聖經裡的龍與中國的龍，在字面上雖指的是同一物，但所代表的意涵則大不相同。

在我們引用的法國童話中，有一些龍的故事，如陽傘（l’ombrelle）和喬治與龍（Georges et le dragon）。前者是敘述一個小女孩，只靠著一支陽傘做屏障，就嚇退了猿猴、老虎、老鷹等野獸，因為在陽傘上畫有張牙舞爪的恐怖龍相。後者的龍是大湖裡的妖怪，嘴裡會噴火，眼珠會放光，胃裡的聲響像雷鳴。一身綠麟，小孩子看了都嚇哭。並且有怪癖，只吞噬城內最美麗最純潔的少女。可怕的是這條龍非常邪惡，牠得不到牠想要的，便摧毀房屋洩憤。而城內最美麗的少女非公主莫屬，在全城居民的要求

下，雖萬分無奈，國王也只好眼睜睜的送出女兒。幸好英勇的武士喬治，憑著過人的體力及智慧，用劍穿過龍麟的縫隙殺死了龍，為了感謝他，國王把公主許配給他。這些故事裡的龍只能用可怕來形容。

另一個故事（小約翰和海龍 Petit-Jean et le dragon de Mer）中的龍，也是一身綠麟的水怪，會上岸吞噬人們的蔬菓。後來被一個機智的小男孩用計嚇退。牠因為看到自己在鏡中醜陋的長相而嚇得逃之夭夭，可說是一條窩囊愚蠢的龍。

這些童話中的龍延續了希臘神話中龍可怕的意象。在西方社會中長大的法國人，在神話傳說的耳濡目染下，自然有著受傳統思維刻劃的意識形態，而對龍有著負面的看法。

然而在中國傳說中，龍常是有情有義的。譬如傳說中觀世音菩薩身旁的童子（善財）童女（小龍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小龍女因為貪玩，變成人身在人間賞花燈，不幸碰到水恢復魚身，被人捉住，幸好觀世音菩薩派善財童子變成小和尚，買回來放生，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條。為了感謝菩薩的救命之恩，龍女就跟隨了觀世音菩薩。

另有一則「舟山木龍」的故事也很有特色。傳說中舟山島附近海面有魔王興風作浪，搞得漁民無法維生。要捉住魔王，需要砍百年老樹造船，揭下龍麟做釘子，剪下人魚頭髮織網，才能捉住魔王。有一條好心的小青龍，不忍見漁民受苦受難，忍痛揭了自己身上二十一片龍麟做釘子。又費力砍了棵百年老樹，然後用龍麟釘，釘好了百年老樹船，再跟人魚要來了頭髮，滴上自己的龍血，織成弄不破的網，才擒住了魔王除害。為了感謝他的恩德，漁民把漁船造的像龍，前有龍頭後有龍尾，紀念他也有求他保佑的意思在內。

另有一則龍王輸棋的故事。據說東海的乘山漁場，原先漁產稀少，後來島上出現一個奇怪的孩子，名叫陳琪，從小愛下棋，沒人贏得過他，大家封他為「東海棋怪」。這個封號傳到東海龍王的耳朵裡去了。不巧龍王也是個棋迷，忍不住就想找陳琪比試比試。他搖身一變，變成個漁夫來找

陳琪，結果棋藝不如人，三下兩下就被陳琪將了軍，龍王氣的現出原形，不服輸還要繼續比。結果第二局龍王又輸了，第三局龍王請了師父南斗仙翁來助陣，還是輸得慘兮兮。龍王輸了棋，就信守諾言，年年讓舟山島漁獲豐富，漁民生活因此大大改善。

5. 文化意象的「錯位」

比較中法兩國龍的童話，我們可以發現明顯的「意象錯位」。也就是說，在一種文化中帶有正面意義的事物，在另一種文化中卻成了反面的象徵。換句話說，同一個意象，被不同民族賦予了不同的文化意涵。不但承載的文化內涵有差異，甚至可說是迥然不同。

現在，我們來比較一下龍在中法文化中的意象錯位。

中國的龍有神通，可以變化形狀，也很人性化，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而法國的龍十足是個妖魔，除了醜陋兇殘之外，沒有什麼其他特點，到人間來只是作亂而已。

中國和龍有關的童話，情節曲折，想像力豐富。故事中的龍不但與神、與人接觸，而且還會幫助人類，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而法國的龍只愛打鬥，結局千篇一律是勇士們的敗將，龍的出現只是用來突顯戰士的撓勇善戰而已。

法國的龍顏色多半是綠色(聽說也有黑色)，因為在古代的法國，綠色是惡魔的色彩。而按照司馬悟明寫的「龍的傳說」[1]，中國的龍有紅的、黃的、青的、白的、還有花的，色彩豐富多了。兩者之間差異極大。

現代法文中有一些關於龍的表達語，如：C’est un dragon (這是一條龍)，用來指某個女人很專制。或說：Fumer comme un dragon (菸抽得像條龍)，指人抽菸抽得兇，像龍嘴裡不停在噴火一樣（等於 fumer comme un

[1] 《龍的傳說》，台北：可筑書房，1991 年

pompier 的意思）。

除了龍之外，蛇在「有美麗眼睛的妖怪（Les monstres aux beaux yeux）」和「辛巴達及荒島（Sindbad et les îles inconnues）」兩個故事中，都像聖經中描繪的一樣，是海中的大妖怪，長相凶惡奇特，而且極具危險性。

6. 天鵝的意象

在法國童話中，白天鵝享有尊貴的地位，我們現在舉三個白天鵝的故事為例：

（一） 醜小鴨（Le vilain petit canard），就是家喻戶曉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

（二） 野天鵝（Les cygnes sauvages），旅人奈德（Ned le voyageur）。兩個故事情節類似。故事中的白天鵝，分別是受巫術迫害的王子和公主，變成天鵝後頭上還帶著王冠，經過許多時日的煎熬，最後都因為他人的幫助而恢復人身。

（三） 河中之王（Le seigneur de la rivière），這是最有代表性的天鵝故事。故事中的小女孩，因為父親出海太久，後母就把她帶離家鄉。因為怕父親回家後找不到她，她逃離後母。她的父親以前救過一隻白天鵝，天鵝感激在心，念念不忘。重情意的白天鵝想辦法找到她，把她馱在背上飛回家鄉。懷著感恩的心，天鵝每天叼著籃子出去尋找食物，帶回河邊餵養小女孩，而且還擔負起守望的責任，經常飛到海邊看望回港的船隻。直到數年後，小女孩的父親賺到錢回鄉為止。

從這幾篇白天鵝的故事中，我們不難看出法語文化賦予天鵝的正面意象，有一種純潔、高雅的色彩，特別是最後一個故事中的白天鵝—河中之王，優雅高貴，有情有義。跟龍在我們中國尊貴的地位足堪比擬。

在西方，天空中的天鵝星座，傳說是萬物之王宙斯（Zeus）的化身。在英國，卓越的詩人或歌手被稱為天鵝，如莎士比亞，他的出生地是愛逢

（Avon），所以被稱作是愛逢的天鵝。法文中也用天鵝絕唱（le chant du cygne）來指藝術家死前的傑作。看起來，崇尚美的高盧民族，對七稜八角的龍似乎無法欣賞，但對天鵝優雅的儀態卻十分傾心。

7. 狐狸、蝙蝠、孔雀、貓頭鷹等文化意象

在法國童話中，狐狸是奸詐的代表，這種文化訊息的傳遞，似乎與中國人稱人“老狐狸”的意思不謀而合。在我們的童話系列中，有三個狐狸的故事：一是烏鴉和狐狸（Le corbeau et le renard），一是小糖人（Le petit homme de pain d’épice），另一個是小木偶和神奇的田野（Pinocchio et le champ des miracles）。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第三個故事。故事的大意是：狐狸與貓結識了小木偶，三人結伴出去玩。到旅店住宿時，狐狸和貓故意先離開，把帳單留給小木偶處理。又因為知道小木偶身上有錢，就在路上設陷阱搶劫小木偶，還把小木偶吊在樹上，下面點火，意圖置小木偶於死地。

狐狸的意象所承載的文化內涵，中法間彼此差距不大。當然在中國「聊齋誌異」中，有一些狐狸精也很通人性，多情多義，不過整體看來，狐狸在中國以負面的形象居多，許多詞語與牠有關：如狐媚、狐臭、狐疑不定(多疑)、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狐群狗黨(為非作歹的夥伴)、狐狸尾巴(邪惡本性)等。看來中法兩國文化中都對奸滑的個性不太欣賞。中國人說「以誠待人」，法國人說「坦率說話(parler en toute sincérité)」，都是「奸詐」的反面。

至於貓頭鷹，在中國是不祥的象徵，但在我們收錄的三個故事中，都沒有負面的評價：

在鬼魂宅第（Le manoir des fantômes）中，牠是鬼寶寶諮詢的智慧長者，牠教不會叫的鬼寶寶如何練習尖叫。在河中之王（Le seigneur de la rivière）中，牠有過人的觀察力，是牠提供線索給白天鵝，讓天鵝可以順

利找到小女孩。在母貓及貓頭鷹（La chatte et le hibou）中，牠是月光下唱情歌的追求者，浪漫唯美，愛情至上。這些貓頭鷹都並不可怕。傳說古希臘神話中，有個智慧女神叫雅典娜（Ahténa），她的愛鳥就是貓頭鷹，因此古希臘人對貓頭鷹非常崇拜，認為牠是智慧的化身。英文中也有句成語「像貓頭鷹一樣聰明（as wise as an owl）」，更說明了西方人眼中的貓頭鷹擁有的智慧色彩。

至於蝙蝠，在中國是福氣的象徵，因為蝠與「福」字同音形似，很多玉飾上都刻著牠的身形以求吉利。但在法語文化中，牠卻是與鬼魂為伍的動物，在鬼魂宅第（Le manoir des fantômes）中，牠是鬼寶寶的好朋友，醜陋、吸血、令人敬而遠之。中法文化在這個意象上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孔雀在中國也是吉祥的象徵，很多家庭用孔雀的羽毛裝飾客廳。在我們的童話故事中，有一則獅子和孔雀(Le lion et le paon）的故事：

獅子與孔雀原先是好朋友，獅子看見孔雀在挖洞，種李子核，便問牠在做什麼。孔雀笑牠笨，連種子可以發芽長成樹都不懂。獅子聽了很氣，就把口中吃剩的骨頭埋在土裡。幾個星期後，孔雀種的李子發了芽，而獅子的骨頭一點都沒有長，孔雀又訕笑了獅子一回。等到樹長大了，結滿了李子，孔雀吃飽了以後，又傲慢的譏諷獅子智商低。獅子受不了牠一再的輕蔑，忍不住跳起來吃了牠。孔雀因為過分炫耀自己的聰明，而葬身獅腹。

在法國人的觀念裡，驕傲是一項個性上的缺點(L’orgueil est un vilain défaut)，而孔雀正是這種缺點的代表。

綜合上述龍、天鵝、蝙蝠、貓頭鷹、孔雀等意象的比較，可以看出法國民族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與我們有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根源於西方歷史背景、文化遷徙及生活環境的影響。透過童話的內容，我們清楚的看到了受文化影響下的法國民族觀點。所以說，翻譯其實是語言和文化兩方面的解碼工作。

8. 童話中的道德觀念：驕傲與感恩

每一個族群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道德觀念，那是他們認為有益的、正確的或有價值的信條，也是他們根深蒂固的行為準則。譬如說我們中國人最強調「孝」字，所以我們有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不過也有些道德觀念，是人類所共有的，就像前面所說過的「驕傲」一項。

在我們的童話系列中，除了前面提過的驕傲的孔雀，另外還有兩篇以驕傲為題材的故事，不過主角都是人：賣芒果的小販（La marchande de mangues）和北風與公主（La princesse et le vent du Nord）。

前者講一個出身貧苦的水果小販，因為聲音甜美、姿容秀麗，吸引了王子，成了得寵的王妃。卻在數年後，因驕慢而失寵，與王子分離，重拾舊業。經過徹底的檢討後，改變了驕慢的態度。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與王子路邊重逢，王子發現她已悔改，便與她重修舊好。後者則是講述一個受父母溺愛的公主，因為國王與王后對她百依百順，逐漸變成目中無人。在一次旅程中，她吃足了苦頭，才懊悔以前自己的自私與傲慢，而改正了自己的言行。

法語教材 Libre échange 第二冊五十六頁中寫道，法國人認為即使自己有優點，別人以肯定的語氣讚美我們，也要表示謙虛不敢當；不然不但不禮貌，也會給人自大的感覺。對法國人而言，自覺高人一等絕對是一項個性上的缺失。

我們說話的內容，以及談論一件事情的方式，也是文化層次的展現。我們對一個人的好惡，與文化風格的差異性有很大的關係。在文化差異尺規上刻度愈遠，就愈不容易產生良好的關係。所以，在跨文化接觸時，為了維持良好的溝通關係，我們與他國人共事或交際時，需要特別注意他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邏輯。

還有一篇與「感恩」有關的故事：小矮人和鞋匠（Les lutins et le cordonnier）。故事是敘述一個年邁的鞋匠，生意不好，十分貧困。偶然地

受到一群小矮人的幫助，把鞋子縫的美麗非凡，賣到了好價錢。這樣多次以後，鞋匠逐漸擺脫窮困。為了感激小矮人的幫助，鞋匠夫婦買了上好的布料和皮革，精心替小矮人們縫製了漂亮的衣服和鞋襪，來答謝他們。

道德觀念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產物。它決定了該民族心目中正確與錯誤的分野，也影響著彼此間交往的行為模式。在感恩圖報這一點上，中法觀念是相似的，法文有句諺語「La fête passée, adieu le saint .（直譯：慶典結束，聖人再見。意譯：過河拆橋）」，與我們的「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一樣，是忘恩負義的意思。

9. 童話透露人類的心理需求

童話既然是大人講給小孩子聽的故事，當然多少摻雜了大人自己的思想觀念在內。我們在前面分析過不同的文化意象，及中法共同的道德觀念。現在我們來看看童話故事中展現的其他文化意涵。

在我們引用的童話故事中，有六個故事的主題相當引人注目：打火機（le briquet）、西蒙和魔鬼（Simon et le diable）、勇敢的小裁縫（Le vaillant petit tailleur）、芬妮優比（Fannie Youpie）、披頭散髮的巨人（Le grand géant chevelu）和妖怪悍培堤成（Rumpelstilzchen）。我們來看看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打火機」。

打火機（le briquet）的故事是講一個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歸鄉途中遇到一位醜陋的老婦人。老婦人要求他從大樹中央的樹洞跳下去，到地裡面去拿一個打火機，她說那是她上次忘了拿回來的，而現在她老到實在爬不進洞了。老婦人告訴他，他會經過三個倉庫。第一個倉庫裝滿了銅幣，第二個倉庫裝滿了銀幣，第三個倉庫裝滿著金幣。分別由三隻狗看守著。第一隻眼大如盤，第二隻眼如風車，第三隻眼如燈塔。只要把老婦人的方格圍裙放在地上，那些狗就會乖乖的坐在圍裙上聽命。他可以隨意的拿取銅幣、銀幣或金幣，只要記得把打火機拿上來給她就好了。軍人照老婦人

的話下去了，口袋裡裝了許多金幣、銀幣和銅幣上來，當然也拿到了打火機。當他跳出洞口，老婦人叫他拿打火機給她，軍人卻要她先說出打火機的秘密，才肯交給她。老婦人很生氣，露出了她的本來面目，原來是個巫婆。沒想到軍人的動作比她更快，一下子拔出軍刀砍了她的頭。然後他就在附近的城裡住了下來，成為城內最富有的人。

不過，他有一個心願一直未能如願。他聽說公主很美麗，就很想見見國王美麗的女兒。但是公主從小算過命，說他的先生會是一個軍人。國王聽了大怒，寧可讓公主單身，也不准嫁給軍人，就把公主深鎖在宮中。有一天晚上，軍人的錢都用完了，唯一剩下的是那個打火機。他就摩擦著它，期望有點火取暖。意外的黑暗中有一隻狗出現了，是那隻看守銅幣的狗，軍人就叫牠帶銅幣來。然後他又摩擦打火機，結果第三隻狗出現了。軍人命牠把公主帶來。頃刻間狗馱著睡夢中的公主來到軍人的家裡。第二天早上，公主跟國王、皇后說她夢見有隻狗帶她到一個軍人的家裡，而且軍人親吻了她的臉頰。皇后聽了之後暗記在心，縫了一個小袋子，裝上麵粉，睡前綁在公主的腰上，又悄悄的戳了一個洞。當天晚上狗又出現了。第二天早上，皇后沿著麵粉找到了軍人的家。國王大怒決定吊死軍人。就在行刑前，軍人向國王要求抽最後一隻煙斗，國王答應了。軍人拿出打火機，擦了一次、兩次、三次，三隻狗都出現了，趕跑了國王皇后。因為他十分富有，而且早有預言在先，公主就嫁給了他。當然，這三隻狗都成了婚禮上的貴賓。

其他的五個故事中，內容大同小異：有的得到精靈的幫助、有的得到意外的寶藏，以致成為巨富、抱得美人歸、或坐享榮華富貴。故事的內容其實並不符合所謂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依據。只是因為當事人的運氣好，而且也懂得運用聰明機智抓住幸運，所以才獲得幸福。

這種思想透露出人類的一種心態：在不幸的現實生活中，人都有無法得到的滿足、或窮困潦倒的際遇，於是期盼命運之神垂憐或貴人相助，而以浪漫的想像創造出一夕致富的好運，來滿足自己的心理需要。這種期望

僥倖的心理其實是中外都具有的。

10. 命名方式的差距

有一次筆者教授法國人寫的中國童話：橙樹下的誓言（Le serment sous l'oranger）。童話中的官吏地位顯赫。為了傳達一種異國情調，法國人特地用中國有名的水果「荔枝（litchi 或 lychee）」，來稱呼官吏美貌如花的女兒。結果學生聽了都哄堂而笑。因為在中國人的習慣中，是沒有人會用水果的名字來叫自己的掌上明珠的，而法國人則剛好相反。他們喜歡用花果的名字來稱自己的愛女，如用「香李（mirabelle）」、「小甜橘（clémentine）」、「越橘（myrtille）」「蘋果（pomme）」、「櫻桃（cerise）」、「覆盆子（framboise）」等可愛甜美的水果[2]，或用「百合（lys）」、「丁香（lila）」、「雛菊（marguerite）」等清雅的花名來替自己的女兒命名。對男孩則用高大的樹名稱呼，如「橄欖樹（olivier）」、「覆盆子樹（framboisier）」等等。至於愛人之間，更是喜歡用動物來相稱，譬如說男人暱稱女伴為「我的小母鹿（ma biche）」、「我的母雞（ma poule）」，女人暱稱男伴為「我的鴨子（mon canard）」、「我的兔子（mon lapin）」、「我的貓咪（mon minet）」、「我的公雞（mon poulet）」等等。等小孩子則用「小高麗菜（mon petit chou）」、「小跳蚤（ma puce）」等。這些現象說明了法國文化中對自然界中植物、動物具有的正面評價。

根據九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間福報第一版的報導，在埃及取名更沒有限制，可從動物或喜歡的東西找靈感。比如想讓生下的兒子長的結實，就給他取名叫「獅子」、「老虎」或「長鼻象」。希望女兒長的窈窕就叫「蛇」。也能拿喜歡的東西命名，叫「鐘表」、「英鎊」、「日產」、「甜點」或「咖啡」。讓國家或地區變成自己的名字也成，許多埃及人直接叫「埃及」或是「尼羅河」。為了表示對先知的敬仰，在開羅有人叫「先知」或「穆罕默德」。

---

[2] 自從 1993 年法國命名法規放寬之後，用水果名稱來叫自己子女的例子就增多了。

試問：我們中國有人敢叫老子、孔子或孟子嗎？

我們中國人取名字，講究的要算八字、筆劃、生肖，還要看每個字的部首是否吉利，差別何異天壤。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文化決定一個民族以何種方式立足世界，以何種態度面對人生，也造成了自己與其他民族不同的行為模式。有的時候，我們所重視的特質對其他民族而言，可能並不是那麼重要，而我們所忽略的部分，卻可能是另一個民族所珍愛的。換句話說，每個民族都以它獨特的方式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在翻譯時，需要深入去了解彼此的文化差異，推敲出他們的心理層面，而彌平文化差異可能產生的隔閡。而在實際翻譯過程中，面對文化差異的考量，譯者可在譯文後加註說明，同時更需要在譯文文字選取上，做謹慎而貼切的斟酌。

11. 二十一世紀，東西文化之比照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美國文化比較學教授布魯克斯·彼德森（Brooks Peterson）在《跨文化競爭力》一書中說[3]，有人用樹木來比喻文化，同一棵樹有其一目了然的部份，譬如樹幹和枝葉；也有必須仔細觀察才能發現的有趣東西，如鳥窩、樹皮、隱藏的花朵、果實、以及埋在地底維持生命的樹根。這些深入觀察所看到的東西，遠比一目了然看到的部份要精彩得多。

也有人把文化比喻成冰山，水面以上的冰山很容易察覺，如一個民族的語言、音樂、食物和藝術等，這些可能因為外在因素的影響而略為變化。但隱藏於水面以下的冰山，也就是隱性文化，卻通常不為人所知；它包含一個民族的價值觀、人生信念、對事物的觀感以及人際關係的交往等。文化中真正難以察覺、難以改變、根深蒂固的其實是這一部份。如果我們只對水面以上的冰山有所了解，卻忽略水面以下的冰山，當我們看見其他民族的某些表現與我們不同時，就容易感到困惑不解了。

---

[3]《跨文化競爭力》，台北：良品，2007，張小海、尹甯寧譯，31-33 頁。

一旦我們習慣了自己的文化風格，對砥觸自己文化風格的任何事情，都容易產生拒絕的心態。所以，文化的差異像是各式各樣的牆，在人與人之間造成隔閡。唯有透過良好的語言翻譯，才能在一座座牆上開啟許多文化視窗，展現許多可供比較的文化層面。

在「比較詩學」中，葉維廉提倡把兩個文化互相照應[4]，讓西方讀者了解到世界上有很多作品，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美學邏輯截然不同；同時也讓中國讀者了解到在儒、道、釋的論點之外，還有迥然不同的思辯邏輯及價值判斷。

尤其今日時代變遷、資訊發達，東西文化的比照有更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民族交流日益頻繁，接觸也愈多，如果沒有深入了解彼此間的文化差異，導致的誤會和衝突可能更多。當然，在探討文化差異時，解析的角度需要仔細考量。如果從大眾已知的角度，也許會加深讀者某些原有的刻板印象。應採用新穎的方式或角度，以避免加深既有的刻板印象，甚至進一步修正既有的刻板印象。

其實，透過西方影片與卡通等資訊，讀者對西方文化意象的接收已很普遍。但嚴格說起來，影片多少都經過些商業的包裝，觀眾接觸到的文化意象並不夠全面，如果能配合書籍、雜誌甚至實地的體驗，文化意象的接收將更為完善。而且，今日人們吸收知識的途徑與以往不同，文化訊息接收的模式自然也不同。快速的傳播媒體與發達的電子資訊，使得當代讀者接收的文化意象與文化訊息更營養多樣。

文化意象與文化訊息的接收，當然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譬如說年齡層可能會影響接收時的選擇：年輕人可能偏向玩樂性的資訊，老年人可能較喜歡靜態型的一面。另外，教育程度、工作需求、性別差異也都可能影響一個人文化接收的模式，以及文化訊息接收的內涵。

---

[4]《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台北：業強，1994，謝天振，100 頁。

12. 翻譯不只翻譯語言，也應尊重文化風格並展現文化風格

從以上我們所做的童話研究中，可以發現不同的文化其實相當有趣。要是這世界只有一種花朵，這世界將會十分乏味。各式各樣彩色繽紛的花朵讓世界美麗萬千、變化多端，而這大千世界的呈現，有賴於架構良好的翻譯平台，使人能透過譯文內容與不同的文化接軌。換句話說，優質的翻譯工作不只翻譯語言，也尊重文化風格並展現文化風格。

童話的內容看似簡單，但在深入研究其中蘊涵的文化層面時，我們發現裡面有著極豐富的文化意涵。透過這樣的研究，可以把兩個文化互相照應，促進我們對異國文化的認知，同時也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內涵，進而培育出符合現代潮流、中西兼具的文化素養和國際視野。

參考書目

司馬悟明。《龍的傳說》。台北：可筑書房，1991。

叶舒宪。《原型與跨文化闡釋》。暨南大學，2002。

胡品清。《法蘭西詩選》。台北：桂冠，2000。

陳政治。《童話寫作研究》。台北：五南，2000。

葉維廉。《比較詩學》。台北：東大圖書，1983。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台北：書林出版社，2000。

謝天振。《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台北：業強，1994。

ALP et Cie., La série «*Mes histoires à moi*», Paris: ALP et Cie., 1992.

Courtillon, J. G.-D. de Salins, *Libre échange II* ; Paris: Didier, 1991.

Pergnier, M. *Les fondements sociolinguistiques de la traduc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1993.

Peterson, B.《跨文化競爭力》。台北：良品，張小海、尹甯寧譯，2007。

Rastier, F. *Sémantique interprétative*, Paris: PUF, 1987.

Searle, J. R. *Sens et expression*, Paris: Minuit, 1982.

Seleskovitch, D. et M. Lederer, *Interpréter pour traduire*, Paris: Didier, 1984.